

X27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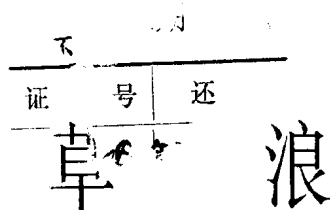
10
48

44.572

草浪

香港·現代經濟學名著叢書

香港·严沁经典名著



香港·严沁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•
草 浪

——严沁经典名著

(香港)严沁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202 工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8.875 印张 2 插页 191 千字

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数:20001—24600 册

ISBN 7-5059-1949-0/I·1369 定价:6.80 元

“严沁经典名著”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热诚向广大读者推荐的严沁小说系列。

严沁创作经年，作品逾百，不少作品曾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及广播故事，倾倒过无数读者。

她小说中的感情天地是丰富多姿的，对众生世相，刻画入微，教人颠倒迷醉。

“严沁经典名著”的第一批十五部作品，是她亲自为广大读者推荐的，也是她非常喜欢的。

——出版者

内湖。任氏农场。

也不能完全说是农场，有一部份是牧场，养着牛、羊和马。农场包括一大片望不见边缘的草原和一整座山，在山脚处的草原尽头建有房舍，那是一幢非常美丽的白色二层楼房子。房子前面有巨型长廊，长廊上摆着桌椅，右端还有一个白色的秋千椅子，颇有一丝美国南方的味道。房子进门处有几个墨色的字，龙飞凤舞的非常显眼，那是“可以居”。

“可以居”，是这美丽房屋的名字吗？

房屋在平日是安静的，住在更高一些山腰处的农场工人，多半不会下来，只有远处有马匹在低头吃草，或缓缓踱步。在“可以居”前，只听风声，和随着风声起伏的草浪一阵又一阵。

可是今天不同，完全不同。“可以居”里多了人声，多了欢乐，多了刻意的布置。农场少主人任飞留学归来，同来的还有妹妹任安若的未婚夫仇战，再加上正值他们的小妹妹贝若生日，于是，决定了今夜的盛大舞会。

许多人都在进出帮忙，天快黑了，客人们也陆续从台北各处赶来，灯火辉煌，那似乎不是平日的“可以居”了。

安若，贝若姐妹都是美丽的女孩子，安若文静、雅致，贝若活跃、热忱，她们的外型并不怎么相像，个性更是相差很远。

安若正在梳头，贝若推门进来，穿一件T恤，一条牛仔短裤，披着一头直直的长发。

“怎么还不预备？贝若，今夜的舞会有一半是为你而开的！”安若望着妹妹粉嫩透明的皮肤，她是羡慕的，她的皮肤也

细致白皙，却有时会冒出一两粒青春豆，而贝若却永远没这烦恼。

“我预备好了！”贝若往床上一倒，毫不在乎。

“就这样就预备好了？”安若笑起来。“你是不是想惹爸爸生气，今夜那么多客人——”

“客人是哥哥和仇战的，我一个朋友也没请！”贝若笑，露出整齐又健康的牙齿。

“你这小丫头，今天你已经十八岁了啊！怎么能这样见人？”安若直摇头。

“我这样子有什么见不得人？”贝若可不服气。

“至少——不礼貌，对请你跳舞的人！”安若说：“乖乖回房换衣服，哥哥给你买的新衣服不是好漂亮！”

贝若无可奈何地站起来，慢慢走出去。

“可惜那是件裙子！”她咕嘟着。

安若看着她的背影，笑一笑，拿起床上的一条长裙到浴室去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她听见仇战，她未婚夫的声音在卧室门边响起。

“有人在吗？任安若！”他是风趣，幽默的。

换好白色长裙的安若从浴室出来，她微笑着，那微笑却含蓄，看不出一丝重见阔别两年未婚夫的兴奋。

“是你，仇战！”她细声说。

“当然是我，还会有谁？”仇战走进来。他是个高大的男人，相当帅，正神采飞扬地笑着。

他就是所谓女孩子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吧？外型好，学识好，学问好，气质好，家庭背景好，几乎没有什么可挑剔了。且他对安若一往情深。

“哥哥呢？没和你在一起？”安若似乎有意避开他视线。

“任飞？被你老爸、老妈盯得动弹不得。”仇战笑。“也难怪他们，两年不见的宝贝儿子啊！”

“你呢？你的父母不盯着你？”她说。

“他们？他们怎么盯得住我？”仇战得意地挥一挥手。“而且他们知道我急着见你！”

“有什么好急的？”她似乎害羞地垂下头。“我始终在这儿，你迟早见得到！”

“但是这舞会我能不参加吗？我不要你做别人的舞伴！”仇战握住她的手，深情地凝视。

“你——”安若挣一下，没挣脱他的掌握，急得满面通红。

“你——”

“安若，我是你未婚夫，忘了吗？”他开玩笑地提醒。“你还是那么怕羞！”

门外走廊上一连串脚步声，安若乘机挣脱他，走开两步，她看见换好裙子的贝若。

“啊！仇战也在这儿。”贝若热情地挽着他的手，她和安若完全不同。“你看我这衣服好不好看！”

“谁敢说我们的小公主贝若不漂亮？”仇战夸张地。“小贝若，你会遇到一位英俊的王子！”

“什么话！”贝若脸儿微红，却瞪着圆圆的黑眼睛。“第一，我十八岁了，不是‘小’贝若，再说，我才不稀罕王子！”

“啊！对不起！小贝若今天长大了。”仇战拍拍她的手。“不稀罕王子，难道有男朋友了？”

“不告诉你！”贝若顽皮地皱眉。“喂，仇战，你今夜请不请我跳舞？”

“请，当然请。”仇战看安若一眼，他喜欢小贝若，但他爱安若，他的注意力还是在安若身上。“除了安若，我就跟你跳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一言为定！”贝若快乐地。“除了你之外，我只跟哥哥和费以文跳！”

“费以文？！谁？”仇战问。

安若眼中光芒一闪，却没说话。

“费以文也不知道？我们农场的农业专家，也是那些工人的义务老师！”贝若叽哩咕噜地说：“他也是从美国念完书回来的！”

“哦！有这么一个人，我倒想认识一下。”仇战说：“说不定我们会变成好朋友！”

“那可不一定，你见了他再说！”贝若笑着，一溜烟地跑出去。

仇战耸耸肩，也不在意。他心目中贝若是小孩子，和他没出国前一样的顽皮小女孩，对贝若的话根本不放在心上，他重视的只是安若。

“我们能下去了吗？安若！”他问。

“好！”安若点点头，拎起长裙迳自往外走。

仇战呆怔一下，才急急跟出去。他开始觉得，安若今夜的态度有点奇怪，却——又说不出个所以然，是分开太久的陌生感吗？

舞会设在楼下的大厅，“可以居”里何止“可以”居，简直是又大又舒服，又漂亮，五、六十人在客厅中，却依然显得空旷。仇战追上安若，带她到任飞那儿。

任家的子女都长得出奇地漂亮，身为哥哥的任飞也不例

外，又浓又黑又不羁的头发，又深又黑又充满热情的眼睛，坚毅的薄唇——他简直使任何美男子失色。

任飞身边意外地没有女孩子，仇战永远记得，任飞所到之处，女孩子都晕其大浪，包围四周不肯走。站在那儿和任飞讲话的是个衣着随便，却甚有气势的男孩。大约二十六、七岁，沉寂的黑眸，沉寂的脸孔，还有紧闭着不多言的唇。

不是漂亮，是有型，非常性格的型。

“仇战，来，我给你介绍，费以文，爸爸请来最好的帮手，农业专家费以文！”任飞大声介绍。

“嗨！很高兴认识你！”仇战握着以文的手。

以文只是点点头，沉默着什么也不说。

“嗨！以文！”仇战听见安若招呼着。

以文看安若一眼，那一眼——怎么说呢？沉寂的眼中亮光一闪——是了，就是这样。

“对不起，我有事，你们谈！”以文转身去了。

任飞望着以文的背影，似有感叹。

“爸爸从哪里找来的人？我真欣赏他！”他说。

“看来相当骄傲！”仇战说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仇战对以文没有朋友的感觉，虽然他说过希望多这么一个朋友！

“是性格，不是骄傲！”任飞说。

“才认识一阵，谈几句话就这么了解？”仇战不以为然。

“能感受到的。”任飞点头。“他该是一个用心灵去结交的朋友！”

仇战皱眉，用心灵去结交——突然间看到安若眼中也闪着光芒，像以文一般的光芒，他的心忽然间有了不安，是——

什么呢？他又说不出！

“舞会就开始了把？”他胡乱地问。

“我想是！”任飞张望一下。“等爸爸妈妈开始跳舞，你和安若，我和贝若也跟着跳，就算开始了！”

“第二个舞我们交换舞伴！”仇战开心一点。他有什么值得不安呢？完全没有道理。

但——那个费以文令他感到压力，真的，是压力，他清楚的知道！可是也不该不安啊！

舞会终于开始，仇战拥着安若旋进音乐，他那不安似乎消失了，他是——庸人自扰吧？

“安若，我发觉——你有点改变，和以前不同了！”他凝视着美丽的安若。

“是吗？”她不置可否。

“你很沉默，似乎——有心事！”他说。

“我说没有，你信吗？”她淡淡地笑。“我们两年不见了，人是会改变的，而且我长大了！”

“长大了！”仇战笑起来。“长大就该沉默？”

她微微皱眉，好半天才说：

“仇战，你虽然没变，几乎和以前一模一样，但两年了，我——觉得陌生。”她慢慢说：“也许我们需要一点时间，我不知道！”

“需要一点时间来 Warm up？”他笑了。“放心，我不会再出国，我会留在台北，我们有的是时间——我们有一辈子，是不是？”

她看他一眼——没有光芒闪耀。也没有出声。

“你不以为然？”他追问。

“我这么说过吗？”她扬起头。

她——是改变了，因为长大？是原因吗？长大！

舞会在深夜结束，客人们都陆续离开，有许多从台北来的，就由任飞和仇战开车送，他们一离开，“可以居”里一下子就沉寂下来。

像许许多多日子般的沉寂。

任氏夫妇已上楼休息，他们的年纪并不大，五十岁，正是生命力达到颠峰之时，然而他们原有早睡早起的习惯，今夜已经太迟。

宽阔的大厅已空无一人，“可以居”里的人都休息了吧？不，不，不知哪儿还有人声，声音虽低，却也清晰地分辨得出，那是一男一女。

“以文，希望你——不要误会！”说话的是安若，竟是安若，仇战的未婚妻。

“有什么可误会？”以文的声音很冷、很硬。“今夜一切正常！”

“不，以文，你听我说，我——”安若矛盾又痛苦地和自己挣扎着。“我——”

“不必说了，我明白一切的！”以文透一口气。“回去休息吧！太晚了！”

“不，不讲清楚我不上楼，”安若是固执的，他们就站在屋外长廊上，“我不要你误会！”

“我没有误会——真的！”以文说：“你上楼吧！”

“以文，我——会弄清楚仇战的事，过几天——我会把情形告诉他，我——不会拖下去。”安若细声说，但语气是坚决

的。“我只要你不误会！”

“不要这么小心眼儿，你该知道我是怎样的人！”以文温暖的手握住她的。

“但是——今夜我们竟没有机会跳舞，你又一句话也不说，我——真的担心！”她说。

听得出来，她的全心全意，她的深情都在以文身上，虽然仇战是她未婚夫！

“仇战是个出色的男孩子！”他说。

“那是他的事，与我无关！”她急急地说。

“不能这么说，他始终是你未婚夫，你抹不掉这个事实！”他说。

“你——不能谅解？”她急得眼圈儿都红了。

“我担心的是他不能谅解，我看得出来，他非常爱你！”以文冷静地。

“但我不爱他，以前订婚，根本不懂得爱，就因为他要出国，才这么急急地订婚，根本——糊里糊涂的，”她急得声音也提高了，“他对我来说，只是哥哥的好朋友！”

沉默了一阵，以文轻轻叹息。

“你不能这么说的，知道吗？这对他很不公平！”他说：“我喜欢公平，喜欢光明磊落！”

“我说的是真话，不理公不公平，”安若说：“感情的事也没有什么公不公平的！”

“我也不喜欢伤人！”他又说。

“总要解决事实，不伤他就伤我们，不，不，以文，我不要伤我们，不！”她低声叫。

“或者——让我来跟他讲？”他想一想。

“不行！绝对不行，我自己讲，我知道他的脾气，你讲——反而会把事情弄糟！”她说。

“好吧！反正——也不急，”他说：“安若，事情不要操之过急，我们有一辈子时间！”

“是！我们有一辈子时间！”她甜蜜地笑了。

他凝望她一阵，握着她的手把她带到秋千椅上。

“任飞是个出色的男孩！”他说。

“至少我没见过比他更漂亮、更帅的男孩子，”安若的声音变得轻松愉快了。“他若当明星啊，现在的大小星星都得靠边站！”

“他那样气质的当明星？”他笑了。“你有没有想过，任飞穿军服会怎么样？”

“怎么样？女孩子前仆后继，终于遍地心灵受伤的人啊！”她也笑。“奇怪的是哥哥从来没有正式女朋友，什么样的女孩才能令他倾心呢？”

“不能想像！”他摇头。“不过——一定惊世骇俗！”

“不要吓我，”她开玩笑，“太空来的？”

“不过——感情的事好难讲，也许是个最平凡的女孩子，”以文想一想，“像我——我不觉得自己胜得过仇战！”

“怎么比呢？”她不以为然地叫。“不要再提他了！”

“为什么逃避？他实实在在存在着，”他望着在昏暗中隐约起伏的草浪，“我想他就回来了！”

“让他回来，让他看见我们！”她坐着不动。

“不要任性，安若，”他拥住她的肩，“我们不是才说过公平点吧！”

“我们相爱，这并没有见不得人！”她说。

“安若，替他想想，好吗？”他叹息。“任性的结果，对大家都没有好处！”

安若沉默半晌。

“我——听你的！”她温柔地说。

“那么上楼吧！我回宿舍了！”他站起来。

“爸爸叫了你几百次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，难道工人宿舍舒服些！”她埋怨着。

“我和他们一起工作，又教他们些书本上的知识，我相信接近他们会好些！”他说。

“固执！”她轻轻打他一下。“难道以后——要我也搬到工人宿舍去住？”

他没有出声，拥紧她轻轻地吻下去。

以后——该是幅美丽、甜蜜的图画，只要他们在一起，住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？

好一阵子，他放开她。

“太晚了，上楼吧！我还得走一大段山路！”他说。

“你小心一点！”她关怀地。

“放心，有路灯，农场里也没有外人！”他用力握一握她的手，转身走下长廊。

安若没有立刻进去，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。

她转身正欲迈步，却呆怔住了，不是所有的人都上楼了吗？怎么贝若站在门边？

她正瞪着燃烧着火焰的眸子，动也不动地盯着她，那神情——像要把安若杀了。

安若大吃一惊，贝若——怎么了？

“贝若——”

“不要叫我，”贝若的声音里竟有着哭意，“你——你怎么对得起仇战！”

“贝若，这件事我——我——”

“你不要扯谎了，所有的事我都看见，你们说的话我也听见，你骗不了我，”贝若的眼睛也红了，“想不到——想不到你和费以文，你——”

“贝若，许多事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！”安若说。

“我不理！你对不起仇战，你变心，我——不会原谅你，你对不起仇战！”贝若叫。眼泪流下来了。

安若吃惊得讲不出话。小贝若的反应会如此激烈？这件事根本与她完全无关的！

“我会向他解释，他怨不怨，恨不恨我都不在意，我爱以文，这一辈子也不会改变了！”安若认真地说。

“你——你——我不会原谅你，你记住！我不会原谅你！”贝若掩着面，哭泣着转身奔上楼。

哎——事情怎么弄成这样呢？贝若居然第一个不谅解，这是不顺利的先兆？

安若仍然在门边站了一阵，直到背后传来汽车声。

“站在这儿等我吗？安若。”先回来的是仇战，他这几天都住在这儿。

她呆怔一下，立刻使自己振作起来，她没有预备在这个时候告诉仇战。

“哥哥呢？没和你一起？”她顾左右而言他。

“不知道，我们分别送人，我先回来嘛！”仇战说：“刚才我好像看见你们是两个人在这儿。”

“是，还有贝若！”她说。边说就边往里走。

“安若——”他突然伸手抓住她的手臂。“我们——能不能谈谈？”

“谈？谈什么？”她背着他站在那儿。

“谈我们的事！”他说：“我已经决定接受台大的聘书，当讲师——是我的志愿之一！”

她不出声，听他自己说下去。

“我的书念完了，也有了正式工作，我们——我们该可以结婚了！”他说。

她的身体微微一震。反应十分快。

“不——我不想这么早结婚，我刚大学毕业，”她说。急切得喘息了。“我想——过几年！”

“过几年？”他忍不住嚷起来。“几年呢？我二十六岁生日都过了，安若！”

“现在的人——没有那么早婚的，”她深深吸一口气，她不能在这个时候说错话。

“怎么能算早呢？安若，你——还有什么考虑呢？”他微有不满。

“我想过几年，”她还是那句话，“而且——我们分别那么久，再见面，我觉得——陌生！”

“这不是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感情足以使这陌生很快消失！”他笑。

感情——哦！感情！

“我——上楼了，”她匆匆往里走，“晚安！”

“安若——”他追上去，“再坐一下，陪我坐一下，好吗？我觉得——你似乎在避着我！”

“这么晚了，不大好，”她是冷淡地。“有话——也明天再

谈！”

“你担心什么？我们是未婚夫妇，正大光明的，”他说：“我们等任飞回来！”

“不！我累了！”她硬着心肠，快步走上楼。留下呆怔和意外的仇战。

以前安若不是这样的，绝对不是！她——为什么？

清晨。

阳光遍洒在大片草原上，牧场里的马匹，牛羊都成群结队在吃草，在踱步，工人们也开始在右面的乳牛栏里，开始挤乳工作。山坡上的农场也充满了生气，桔子园、草莓园、梨园都有工人在忙碌着。

在山坡上工人宿舍前，有一间相当大，设备也十分齐全的品质控制实验室，费以文专心的在里面工作着。他穿着白色类似医生袍似的白外套，正埋头于一份草莓的害虫报告书，在他阴沉而冷峭的脸上看不到任何表情，那轮廓却是漂亮的，漂亮得正派。偶尔他抬头，黑眸中专注而显得骄傲的光芒，才是最吸引人的，他是固执的男人，然而那固执——却又莫名奇妙地感动人，愿意不顾一切地投向他感情的网上。

整份报告书看完了，他抬起头，微微皱着眉，显然心中有着难以解决的一些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感觉到有人由巨大的玻璃外面注视他，他没有立刻转头，因为他也同时感觉到，这视线有着敌意。

好一阵子，他才若无其事地，不经意地侧转头，意外的是站在那儿的，竟是可爱的小贝若。贝若——他怎能觉得贝若有敌意？

“贝若？！是你？这么早？”他招呼着。对贝若，他像对自己